

施定柔
著

汤川往事


上

爱你，
是这故事的开始，
也是这故事的结局。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施定柔


著



沥川往事

上

爱你，
是故事的开始，
也是故事的结局。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沥川往事(上、下册) / 施定柔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339-3729-4

I. ①沥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2037号

选题策划 柳明晔
责任编辑 王晶琳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内文设计 田 斜
责任校对 许红梅 陈 玲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沥川往事(上、下册)

施定柔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479千字

印张 30.25

插页 2

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729-4

定价 59.80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
沥川往事

Chapter 1 001

说完，父亲的人影迅速消失了。消失得如此之快，没等看见我滴下的眼泪。

Chapter 2 006

那是一张只有在时尚杂志的香水广告上才可能看见的脸，魅力四射，恍若神人。

Chapter 3 011

我突然有一种想要陪着他走回去的冲动，但我又克制住了。

Chapter 4 019

我本想告诉小叶那天晚上沥川送过我，或至少告诉她那个人的名字叫王沥川。我想了想，没有开口。

Chapter 5 025

台阶很浅，沥川却走得很慢，右腿先上去，然后将不能动的左腿拖上台阶，站稳，再走下一级。

Chapter 6 031

沥川穿着短袖T恤，下面是一条足球短裤，他有修长的右腿，像雕像里的希腊美少年那样修长而健壮。他没有左腿。左腿从根部就消失了。

Chapter 7 037

多年以后，每次想起沥川，第一个在我脑海中闪现的，总是这个画面。而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忽然捏住，酸酸的，喘不过气。

Chapter 8 049

一生中最重大的时刻这么快地来到了。我的初吻和第一次竟然是同天、同时！激情所致，自然而然。我很愿意，一点也不后悔。

Chapter 9 055

那一夜，整整一夜，我不能入睡。他的气息，我的激情，一幕一幕在脑中重现：沥川，我爱你，但我不了解你。了解你越多，我会离你越远。

Chapter 10 065

最后，我总结出导致这一切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我不负责任的花痴，以及我年少无知的欲望。

目录
沥川往事

Chapter 11 071

在那么多次激情之后,一个多月没见了。他仍是那么完美,那么英俊,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的脸都令我方寸大乱。

Chapter 12 079

我想保持镇定,但脑中一片空白,只听见自己在说:“沥川,带我离开这里!”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Chapter 13 086

原本对分数锱铢比较的我,心中又多出了一个重要的牵挂:沥川。我每时每刻都强烈地思念着他。

Chapter 14 092

我收线关机。沥川那副不把钱当回事的态度触怒了我。沥川,你有钱,什么都能办到,是不是?我偏不要你的钱!

Chapter 15 101

沥川自尊心极强,从平日点滴小事都可看出。挨了我父亲这顿没头没脑的大骂,不知他会有多难受。

Chapter 16 110

在三个小时中,我胡乱地做梦,次次梦见沥川。这人就睡在我身边,我还要梦见他,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好色了。

Chapter 17 119

我和沥川穿的是一模一样的衣服:灰色高领毛衣、牛仔裤、旅游鞋,外套是一件深蓝色的风衣。沥川说,这种打扮,走到路上一看就是一对情侣。

Chapter 18 129

听完这话,我的脸火辣辣的,好像又挨了我爸一掌。我暗暗祈祷,沥川和我爸,最好终生不见。

Chapter 19 138

可是,沥川,你会变吗?你不会,是不是?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爱。

Chapter 20 144

那天,沥川和我在停车场分手,只用了五分钟。我从龙瓏回来,感觉已过了千年。

目录
沥川往事

Chapter 21 151

沥川是一个气泡,而我则是一条深海中的鱼。我将气泡吞入肚中,不敢吐出,一吐出来就会浮出海面。

Chapter 22 159

我多么希望沥川就是我故事中的一个人物,我可以随意地写他,然后给我和他安排一个完美的结局。

Chapter 23 168

等得那么久,到底还是沥川先看见我,我紧紧地抱他,长久不肯松开。那时的我,真的只想把他折成一道手帕,永远装进自己的兜里。

Chapter 24 174

所幸他的脸,我仍然看不清。看不清倒好,此生此世,再也不受他的诱惑。

Chapter 25 181

王沥川,我爱他没希望,恨他倒要下决心。这无间地狱,何时才能解脱!

Chapter 26 190

那一瞬间,我的眼里有一点点湿。是的,我有一点点感动。沥川的电脑,一年至少更换一次。他还用这个密码,说明他多少还记着我。

Chapter 27 202

沥川是我的泰坦尼克,又是我的冰山。他走着走着向天空扔去一块石子,那石子就是我。

Chapter 28 211

我没理他,径自走到垃圾箱旁边,默默地站着,等他离开。就算我控制不住我的烟瘾,我的修养也没差到逼沥川吸二手烟的地步。

Chapter 29 219

我凝视着他的脸,感觉有些晕眩。这是六年来我朝思暮想的笑容。此时如恍惚花乍放,令我几乎有了向佛之意。



Chapter 1

说完,父亲的人影迅速消失了。
消失得如此之快,没等看见我滴下的眼泪。

去上大学的那天,父亲送我到火车站。我们提着行李,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汽车才到省城。汽车比原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,等我们匆匆忙忙地进入站台,离开车的时间只剩下了十五分钟。父亲不喜欢送别,尤其不喜欢在最后一刻送别。他把我所有的行李放好之后,就迅速地下了火车。

“别太想着省钱,下月初一,我会给你寄钱过去。”

我含着泪,点头。

“记得先去开个银行账号,把带着的钱存了,别一去就丢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好好学习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小秋,咱们是从穷地方去大城市,但咱们人穷志不短。记住爸爸的话,做人要有分寸,更要有气节。”

有关气节的话,从小到大,父亲不知说了几百遍,好像他生活在明代末年。其实,父亲就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中学里教书,他自己倒是城里的大学生,分配那年自愿下乡,接着又娶了我母亲,便永远地留在了乡下。如今,他看上去未老先衰的样子,胡子已经花白了。

“明白,爸爸。”

他笑了笑说:“我先走了,下午还有课呢。”

说完,父亲的人影迅速消失了。消失得如此之快,没等看见我滴下的眼泪。

我坐着拥挤的火车,整整三天后,到达北京。然后,按着“入学通知”的指



点,坐了几站公共汽车,终于到达S大学。这是一个师范大学。我的成绩其实上北大有余,不知为什么北大没有录取我,录取我的是第二志愿S师大。我报的本是国际经济,国际经济系也没有录取我,录取我的是外语系。虽然我的外语很好,但我从没有想过要终生以此为业。我便是带着一分失落几分沮丧地进了S大的校门。排队办完入学手续,在绿荫中穿梭了良久,找到了我的寝室。

寝室的门是开着的,六个铺位一览无余。三个下铺都堆上了行李。三个女孩子正坐在铺边谈笑,其中一个高个子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,问道:“你是新生吗?”

我点头。

“哪个系的?”

“外语系。”

她眉毛一挑,“哪个语种?”

“英语。”

她指着其中的一个上铺说:“下铺都有人了。上铺还空着,你自己挑一个吧。”

她长得很美,高鼻梁,大眼睛,皮肤白皙,举止之中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悠闲淡定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她又问。

“谢小秋。”

“我叫冯静儿。这是魏海霞,这是宁安安。我们都是本地人。”她指着另外两个衣着时尚的女生,“我们是你的室友。”

“大家好。”

“等会儿还有一个上海人住进来。她已经到了,补办什么手续去了。”宁安安指着门脚的一堆行李。过了一会儿,又想起什么,她说:“还有一个铺会一直空着,那是刘萱的位子。她是刘校长的女公子,家就在学校,估计大多数时候会住在家里。”

“你们以前就认识?”我轻轻地问了一句。

“我们都是一个高中的。”

我没再说什么,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行李,爬上上铺开始铺床。我的行李很简单,床很快就铺好了。

魏海霞四下一望,问道:“喂……你没带帐子?”



我摇头，“没有。冬天快到了，这里还有蚊子吗？”

魏海霞淡笑，“帐子不是用来挡蚊子的，它是一个世界，里面是你的隐私。你总得有点自己的隐私吧？”

我觉察到此言不善，脊背顿时挺直了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说：“我没什么隐私。”

三人目光交替，无声的语言在眼光中传递。

末了，宁安安笑道：“这屋子别看在四楼，灰尘挺大的，还是有个帐子好，睡着干净。大家都有帐子，这屋子看着也整齐。你说呢？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
“谢小秋。”

下午的时候，我到杂货店买了蚊帐，花掉四十块。又去买这个学年的课本，花掉一百三十块。身上就只剩下了三十块钱。学校食堂奇贵，一顿饭要至少两块。

回到女生寝室，那个上海女孩子已经坐在自己挂好的帐子里了。她叫萧蕊，小个子，奶白的肌肤，黑油油的长发，盘着腿，吃着巧克力，好像一个小精灵。

“晚上学校礼堂放电影，三块钱一张门票，大家都去吧。放完电影是舞会，女士免费。静儿，你的保镖来不来？”宁安安笑道。

“好呀！”所有的人都举手，除了我。

“巧克力？”萧蕊递给我一块，“德芙的。其他的牌子我不吃。”

“谢谢，我……不大吃甜食。”

“吃嘛，客气啥。”她继续往我手里塞。

“好吧，谢谢。”

萧蕊一面吃，一面“啧”了一声，忽然说：“我觉得，这个上下铺的安排是不是应当每个学期更换一次才合理呢？比如说，上个学期住下铺的下个学期住上铺；上个学期住上铺的下个学期住下铺。大家都有机会住下铺，这样才公平。小秋，你说呢？”

我点头。

冯静儿的脸色有几分不自在，魏海霞更是不悦地看了我们一眼。宁安安笑道：“下学期还早，等下学期再仔细商量吧。也许到那个时候你住习惯了，还不肯搬下来了呢。”



萧蕊用力咬了一口巧克力，“我肯定愿意搬下来！我现在就住得不习惯！”大眼瞪着众人，几乎是怒目圆睁的。

大约抵抗不了这目光的压力，魏海霞转身问我：“你呢，小秋，你也不想住上铺吗？”

“我觉得萧蕊说得有道理。住不住上铺无所谓，重要的是公平。”

“先去看电影吧。”宁安安拿起小挎包走了出去，冯静儿紧随其后。

“小秋，你不去吗？”萧蕊问道。

“我要见一个老乡，今天晚上。”

门外传来一声嗤笑，“还没开始学外语呢，中文语法已经忘了。小姐，时间短语的位置在前面啦。”是魏海霞的声音。

其实我已经见到了我的老乡林青。她跟我来自同一个小镇，历史系四年级，眼看就要毕业了。我下午见到她，寒暄之后就问她在北京的生活之道。

“这里的消费实在太高，你必须打工，才能维持生活。”

深有同感，我连忙告诉她带来的钱已经花掉了大半。她忽然一拍大腿，想起了一件事，“我知道有个咖啡馆招人，本来我打算去的。因为离学校有些远，要坐四站路的公共汽车，所以改了主意。你想去吗？那是家星巴克，做服务生。不累，主要是早班和夜班，时间灵活。他们倒喜欢外语系的学生，因为那里外国人多。你想去现在就告诉我，我得先给人家打个电话。”

真是天上掉馅饼。我连连点头。

老乡替我写了一个简历，借了一套衣服给我，临走时，又递给我一支口红。

“我们是小城市来的，本来口音就土，再不穿时髦点，更要让人笑话了。你的普通话说得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。口音不是太明显。”

“卷舌不卷舌就不说了，这里的人in和ing都是要分清的。”

“一定注意。”

“话里尽量多带些英文，别时时都说老实话，别乱露自己的底细。老实就会受欺负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谢谢学姐提醒。”我做了一个鬼脸。

“在咖啡馆里打工的都是大学生，挣的是正经钱，所以我倒不担心你会学



坏。别学你们系和音乐系那些不长进的女生,为了高消费,做鸡做二奶做小三,什么都做。”

“哦。”

林青指点完了工作,就出去给我打了电话。回来告诉我说咖啡馆有三天的试用期,今晚就开始。问我愿不愿上晚班,晚班从六点钟开始,到半夜十二点。其他的时段都没空。

我当然愿意。





Chapter 2

那是一张只有在时尚杂志的香水广告上才可能看见的脸，魅力四射，恍若神人。

到了汽车站，我才真正体会到林青不要这份工作的原因。下午五点是堵车高峰，说是六点钟上班，如果五点半才来乘车，就会迟到。

等了二十五分钟，终于挤上了公共汽车。汽车慢腾腾地向前开，一路红灯不断。我发现车里站着的人全是一副狼狈相，有座位的人也显得疲惫不堪。透过车窗，我第一次认真打量北京。其实我每天都看“新闻联播”，自己以为对北京很熟悉。可是，等我真正到了这里才发现，每一个街道都如此陌生。陌生的大楼，陌生的行人，陌生的广告，陌生的车辆，陌生的标记，每一样事物都那么陌生，悄无声息地向着陌生的方向行进。

北方的秋季，天暗得极早，四站的路程仿佛就从白天走到了黑夜。

那个叫作星巴克的咖啡馆坐落在一栋豪华大厦的底层。奇怪的是，虽是下班高峰，那条街上的行人却并不多。楼侧的停车场大致有二十个车位，全占满了。我在大门外停留片刻，理了理头发和裙子，又悄悄地照了一下镜子，还算整齐，便推门而入。

咖啡馆并不太大，很安静，只有啾啾的人声。里面的服务生穿着清一色的黑色T恤，无论男女，都套着一条墨绿色的围裙。一个叫童越的男生接待了我。他看上去和我的年纪相当，个子不高，笑容明朗，样子很随和。

他礼貌地伸出手，“你好，谢……小秋，是吗？我是夜班经理，人们都叫我小童。”

“你好，小童。”

“你的简历写得挺好。其实不必写英文，中文就可以了，老板不懂英语。今晚这里有四个人，包括你在内。你是S师大的？”



我点头。

“我也是，英文系二年级。你呢？”

“新生。”

“是吗？今天迎新我也在，怎么没见到你？”

“也许你见到了，只是不认得。”

“呵呵。你住哪一区？”

“北七区。”

“北七区？离校门最远，吃羊肉串和清真牛肉面会比较麻烦。买了课本了？”

“嗯，好贵。”

“要是早点碰到我就好了，我有旧课本，一模一样的。我又不爱学习，所以基本上是新的，全可以送给你。”

郁闷。想起我早上花掉的一百三十块钱，那叫一个心疼哪。

“How would you like your coffee?”（您想在咖啡里放点什么？）他站在收银机前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冷不防说了一句英文。我回头一看，一个外国人微笑着站在柜台边。

“Double cream, one sugar.”（两份奶，一份糖。）

“Sure.”（好的。）

我不禁陶醉了。他的口音与我听到的“疯狂英语”相差无几。

“这里有很多说英文的机会。不过，老板不赞成我们和客人聊天。除非人不多，客人又愿意聊，你才可以陪着说几句，但不能耽误工作。”

接着，他向我介绍了正在工作的另外三个人，其中一个马上交班；另一个女孩叫叶静文，M大中文系。

咖啡馆的工作并不难，第一步是熟悉各种咖啡机的用法，然后就是背menu，也就是各种饮料的配方。小童说menu上的饮料虽然多，但常喝的就几种，很简单，一天绝对可以记住。此外就是咖啡杯的大小称呼，与一般咖啡馆不同，不叫大、中、小，而称Venti, Grande, Tall。

我换上了工作服。那个叫叶静文的女孩在一旁心不在焉地斜睨着窗外，个子窈窕，长得极像《过把瘾就死》里面的那个女主角。小童说她是南京人，父母都是大学老师，吃穿不愁，到这里来不过是练口语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她不是中文系的吗？要那么好的英文干什么？小童说，她是从一个竞争激烈的高中考



进来的。原来打算考北大的,不料一试不利,只考到M大。既然进了大学,就该休息休息了,可是考试考惯了,歇不下来。于是,考完四级考六级,考完六级考托福,考完托福考GRE。考完GRE才发现自己学的是中文系,申请学校难,签证更难,便来这里打工。一是练口语;二是看看可不可以认识一个外国人,替她担保。但老板不许员工与顾客聊天,她一直也没找着机会。

其实,叶静文打动我的正是她那双充满白日梦的眼睛。我一看见她,就想起了琼瑶小说里的人物:一双痴痴的、随时准备感动的大眼。薄薄的、等待折磨的嘴唇。披肩长发,别一只珍珠发卡。淡淡的口红,淡淡的香水,连姿态也是淡淡的,好像随时可以从空气中消失一样。我进来已工作了两个小时,她只和我说了声“Hi”。

收银很简单,我对电子的东西本来就有兴趣,一下子就学会了。

“你可以算是我见过的上手最快的新人了。”童越很满意,呵呵直笑。一个顾客走了,留下一桌子的碟子。见叶静文还在柜台上发呆,小童只好叹一声,上去收拾,回来后悄悄地说:“别介意她对你冷淡。小叶人挺好,只不过今天她的心上人来了,现在是花痴时间。”说罢,指着临窗角落。

顺着他的手指方向,我只看见一个斜斜的侧影。一个穿西装的青年,坐在一张临窗的桌子旁,正专注地看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。

“他是个中国人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绝对有钱。”他补上一句,“听口音可能是华裔。”

时至九点,顾客渐渐减少。穿西装的青年却没有离开的意思,好像把这里当作了他的办公室。

小童说,半年前,当这个青年第一次出现时,小叶就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。为了见到他,不惜打工,不惜改上晚班。不只小叶,咖啡馆里所有的女孩全都暗恋过这个人。只要他一出现,整个晚上,女孩子们全都神思恍惚,收银机出错率升高。只有小童一个男生可以正常工作。

“这里所有的女孩子都盼着他来,只有我不愿意。他一来,我就要干双份活儿。不过,他来有他来的好处。”小童又说,“他给很高的小费。”女孩子们如果实在花痴得不好意思了,通常会把桌上的小费让给小童,以示歉意。

咖啡馆供应简单的午餐和晚餐,主要是三明治和水果沙拉。而客人都是自己到柜台上等咖啡,所以很少有人给小费,尤其是中国人。



“这里常有人给小费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经常。有些老先生、老太太需要我们把咖啡送到桌子上的，会留下小费，但也不多。”小童说，“只有他一个人，每次都给很高的小费，所以我们也乐意为他服务。一见他来，只要走得开，我们通常都会主动地过去问他要什么，然后替他把咖啡端过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这里不是人人都排队买咖啡吗？”

“他的腿不大方便。”

“哦。”我这才注意到他的桌边挂着一根黑色的手杖，但他的全身看上去与常人无异。

“怎么不方便？”我又问。

“也不是很不方便，只是左腿略跛而已。”

“也许只是暂时的伤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。他的车停在残障车位，宝马SUV。”

“什么是宝马SUV？”

“有钱人开的车，而且不怕烧汽油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他一向要skinny latte(脱脂拿铁)。不过，如果你看见他来，不要主动上去打招呼，让小叶招待他。小叶是这里的老员工，这是她的特权。呵呵。”

“哪种skinny latte? latte有好多种呢。”

“香草味的。”

正说着，小叶不知什么时候闪过来，小声道：“不是香草latte，是大号咖啡——今天换口味了。”说罢闪回收银台，“小童，帮我收钱，我来送。”

收银台前站了不少人，她走不开，显然又不愿意错过给临窗青年端咖啡的机会，一脸求救的神色。

小童坏笑，“今天你表现太坏，我让小谢端咖啡。别生气，小费还是归你。”

咖啡很快就做好了。我端着咖啡走到窗边，不想打扰他，打算悄悄地把咖啡放到桌上就离开。他却已经觉察了，抬起头来看我。

那是一张只有在时尚杂志的香水广告上才可能看见的脸，魅力四射，恍若神人。一阵发呆，我忘了呼吸，突然觉得北京其实是座美丽的城市。恍惚间，我的手轻轻一抖，一股滚烫的咖啡荡了出来，洒在我的手指上。我天生怕烫，



手抖得更加厉害，杯子失手而落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咖啡杯先掉在桌上，溅了他一身，然后滚到地上，洒了一地。

“I'm...terribly sorry! Sir!”(非常对不起，先生!)仓皇中，我说了一句英文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句英文。也许是“疯狂英语”背的次数太多，也许是不愿意说中文，以免让人觉察出我的外地口音。总之，我看见他雪白的衬衣上有一大片污渍，蓝色的领带也成了褐色。

他皱了皱眉，没说话。

“对不起，我是……实习生。您烫伤了吗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他说。声音很低沉，很动听。

我正想说话，叶静文已经冲到了我的身边，“先生，真对不起，您没烫伤吧？”

他摇头。

我低头看见咖啡仍不停地沿着他的裤腿往下滴。小童不悦地看了我一眼，拿来一张黄色的防滑告示板立在桌边，并连忙说道：“先生，十分抱歉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请将清洗衣物的发票送过来，我们给您报销。”

“不必了。咖啡是我失手打翻的，与这位小姐无关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小叶和小童同时转过脸来，看着我，迷惑不解。

我愣了一下，更正：“谢谢先生的好意，咖啡的确是我打翻的。下次……一定注意。”

说这话时，我不禁看了小叶一眼，心里发愁，出了这么大的岔子，还究竟有没有“下一次”呢？但小叶显然很满意我低头认罪的态度。

我赶紧找来拖把清理现场。小叶执意要给他再倒一杯咖啡，他推辞了，合上笔记本，将它装入提包，拿出手杖站了起来。

“小心，地面很滑。”我轻轻地说了一句。

他点了一下头，走到门口，按住电动门，悄然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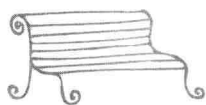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他走得并不慢，只是步态有些僵硬。

我回头看桌子，桌上留下了五十块钱。小童毫不犹豫地拿走了。

第一次上班就出了这样的错，我十分惭愧，只好对小童频频道歉。

“不要紧，你不是第一个将咖啡洒到他身上的人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告诉老板的。只是，下次见到美男一定要镇定。”然后他附耳过来，半开玩笑，“一句忠告，听不听在你——千万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他从不多看女孩子一眼。”





Chapter 3

我突然有一种想要陪着他走回去的冲动，
但我又克制住了。

下班回到寝室，已经十二点半了。听说学校十点整准时熄灯，我上楼的时候，楼道里还有人走动。等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寝室门口，却发现门已经被反锁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，无人理会。敲了近一分钟，门猛然开了，宁安安穿着睡裙，冷冷地盯着我，“为什么敲门？难道你没钥匙？”

“门反锁了。”

她依然冷着脸，“难道你没听说这楼里去年发生过强奸案？门不反锁，出了事怎么办？如果以后你非要玩到十点之后才回校，就索性第二天早上再回来。”

我自觉理亏，深更半夜的也不想大声争辩，只好实话实说：“我没贪玩。我刚找了一份工，要干到十二点才下班。”我心里有些委屈，眼泪便在眼眶里打转，但脸上仍是硬硬的，嘴也绷得紧紧的，不肯让她看出来。

她怔了一下，随即“哦”了一声，把我拉进门，问道：“钱不够用啊？”

我抿着嘴，没有回答。

“唉，”她看了我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“去睡吧。以后我告诉她们晚上别反锁了。”

怕弄出更多声响，我不敢洗脸，不敢刷牙，悄悄爬到上铺，钻进被子。睡不着，因为即将到来的未知开销，还有存折上寥寥无几的生活费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咖啡馆月中发薪。我只要再干两个礼拜，就可以拿到第一份工资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起床到操场上跑步、背单词，看见冯静儿也在操场上，身边站着一个小个子男生。

跑步路过她们时，那男生向我“Hi”了一声。他穿着一件白背心，露出结实的胸肌，看上去英俊健硕，像是体育系的。

